

# 孟浩然诗选

[唐] 孟浩然 著 王淑玲 注析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 
大地传媒

---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家藏文库

# 孟浩然诗选

[唐] 孟浩然 著 王淑玲 注析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浩然诗选 / (唐) 孟浩然著; 王淑玲注析. — 郑州:  
中州古籍出版社, 2015.5

(家藏文库)

ISBN 978-7-5348-5283-1

I. ①孟… II. ①孟… ②王… III. ①唐诗-诗集 IV.  
①I222.8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93345号

家藏文库: 孟浩然诗选

选题策划 卢欣欣 赵发杰  
约稿统筹 卢欣欣  
责任编辑 梁瑞霞  
责任校对 岳秀霞  
封面设计 王 歌  
版式设计 曾晶晶

出 版 中州古籍出版社  
地址: 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66号  
邮编: 450002  
电话: 0371-65788693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 
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  
印 张 12.5印张  
字 数 200千字  
定 价 23.00元

## 前 言

孟浩然，襄州襄阳（今湖北襄阳市）人，故又称孟襄阳。生于武后永昌元年（689），卒于玄宗开元二十八年（740），是盛唐时期杰出的诗人，与王维同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，并称“王孟”，多抒写田园情趣和羁旅愁思，诗风冲淡清幽，清新高妙，尤工五言。

—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学术界对于孟浩然生平的研究成果丰硕，如谭优学先生《孟浩然行止考实》（载《唐诗人行年考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）、陈贻焮先生《孟浩然事迹考辨》（载《孟浩然诗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5月版）、王达津先生《孟浩然生平和他的诗》和《孟浩然生平续考》（均载《唐诗丛考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）、李嘉言先生《孟浩然年谱稿略》（载《李嘉言古典文学论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版）、王辉斌先生《孟浩然年谱》（载《荆门大学学报》，1987年第2期）、徐鹏先生《孟浩然作品系年》（载《孟浩然集校注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2月版）。研究深入翔实，取得很大成就。关于孟浩然的生平，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皆有专传记载，《旧唐书》尤为简略，《新唐书》稍详，介绍了孟浩然隐居鹿门山、太学赋诗、玄宗召

见、韩朝宗引荐、辟荆州幕府等几件事情。根据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的记载和王士源等人的评价以及学者研究，孟浩然生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。

### （一）“骨貌淑清，风神散朗”——超凡脱俗的风骨

这是王士源对孟浩然的评价。王士源与孟浩然同时而稍晚，年龄较孟浩然为轻，仰慕诗人的才华，孟浩然去世之后，王士源将孟浩然诗作编成诗集，使之得以流传。在诗集序中，王士源如此评价孟浩然，言其外貌清朗，风度潇洒，风神脱俗。这既是孟浩然的外在表现，也是其内在性格和精神的外显。关于孟浩然的性情，王士源亦有评价，认为其“行不为饰，动以求真，故似诞”。《新唐书》记载其事，可为佐证。

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，偕至京师，欲荐诸朝。会故人至，剧饮欢甚。或曰：“君与韩公有期。”浩然叱曰：“业已饮，遑恤他！”卒不赴。朝宗怒，辞行，浩然不悔也。

韩朝宗欲将孟浩然推荐给朝廷，但是孟浩然却因为与故人饮酒甚欢而不赴约，可见其怪诞豪放之至。《新唐书》又言其性情“少好节义，喜振人患难”，可以看出孟浩然是一个性情率真、坦荡、节义、有豪侠之气的诗人。这种性格成就了孟诗豪爽壮逸的风格。如《送朱大入秦》诗：“游人五陵去，宝剑直千金。分手脱相赠，平生一片心。”将价值千金的宝剑临别赠与好友，豪放慷慨，令人叹服。宝剑有价，情谊无价。赠剑，既可理解为诗人赠朱大剑，也可理解为朱大赠诗人剑，皆体现诗人的豪侠之气。故李白《赠孟浩然》诗评价诗人云：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。醉月频中圣，迷花不事君。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。”

孟浩然率真潇洒的性情，使他具有隐者气质，常年的隐逸行旅生活是符合他的这种气质的，也是他最初所愿意安守的理想中的生活。“北土非吾愿，东林怀我师”，但是“一丘常欲卧，三径苦无资”（《秦中感秋寄上人》），当理想遇上现实，就不得不重新调整 and 选择。

## （二）“魏阙心恒在，金门诏不忘”——中年求仕的坎坷

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孟浩然早年隐居襄阳鹿门山，“年四十，乃游京师”，欲入仕途。其实早在三十多岁的时候，因玄宗在洛阳，诗人便往洛阳求仕，滞留洛三年，无功而返。孟浩然早年隐居，中年忽出而求仕的原因值得探讨，叶嘉莹先生认为，其原因大致有三：一是大概出于个人理想。《论语》中孔子云“四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”。诗人在《田家作》中亦云：“粤余任推迁，三十犹未遇。书枕时将晚，丘园日已暮。晨兴自多怀，昼坐常寡悟。冲天羨鸿鹄，争食羞鸡鹜。望断金马门，劳歌采樵路。”诗人忧虑年岁老大而功业未成，艳羨一飞冲天的鸿鹄，羞作争食的鸡鸭，不想平庸一生，由此可以看出，诗人的用世之心是十分强烈的，故出而求仕。二是家庭原因。正如其诗歌《书怀贻京邑故人》所言“慈亲向羸老，喜惧在深衷”。《论语·里仁》：“子曰：‘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’”慈亲渐老，诗人又喜又惧，喜者慈亲高寿康健，惧者慈亲日渐衰老。且因家庭贫困，为子者无以奉养，诗中写其经济条件“甘脆朝不足，箪瓢夕屡空”，因此诗人欲求仕以奉养慈亲。此诗又云“执鞭慕夫子，捧檄怀毛公。感激遂弹冠，安能守固穷”。《后汉书》载：庐江毛义，性恭俭谦约，少时家贫，以孝行称。南阳张奉慕其名，往候之。府檄适至，以毛义为安阳令。毛义奉檄，喜动颜色。张奉心贱之。后毛义母死，去官，举贤良，公车征，遂不至。张奉叹曰：“贤者固不可测。往日之喜，乃为亲屈也。斯盖所谓‘家贫亲老，不择官而仕’者也。”诗人以毛义自喻，因慈亲渐老，生活贫困，为奉养老人，欲效毛公出仕。三是适逢盛世。《论语》云：“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。”孟浩然自己亦云：“端居耻圣明。”在太平盛世，尚端居贫贱，是不足取的。因此，为个人理想和前途，为奉养慈亲，为盛世有所作为，诗人决意弃隐从仕。

然而，孟浩然的求仕之路却十分不顺畅。对于仕途，诗人本来信心满满，踌躇满志。其《送陈七赴西军》诗云：“一闻边烽动，万里忽争先。余亦赴京国，何当献凯还。”在诗人看来，赴京取得功名，献凯而还，是迟早的事情。

然而，长安落第可能是诗人始料未及的事情，是求仕途中的重大挫折，诗人一度意志消沉，其《题长安王主人壁》就是落第后所作。“久废南山田，谬陪东阁贤。欲随平子去，犹未献甘泉。枕席琴书满，褰帷远岫连。我来如昨日，庭树忽鸣蝉。促织惊寒女，秋风感长年。授衣当九月，无褐竟谁怜。”开元十七年（729）春诗人科举落第，欲献赋以求用，故淹留京师，至秋未归。苦闷之际，题此诗于长安寓所之壁。诗中写诗人久离田园，远赴京师，结交名流，以期夙愿得偿，却不遂人意。秋风虫鸣之中，诗人想到自己亦至人生之秋，却仍然仕途无望、功业未成，不免焦虑悲凉，自伤自怜。关于孟浩然的求仕经历，《新唐书》记载一事。

维私邀入内署，俄而玄宗至，浩然匿床下，维以实对，帝喜曰：“朕闻其人而未见也，何惧而匿？”诏浩然出。帝问其诗，浩然再拜，自诵所为，至“不才明主弃”之句，帝曰：“卿不求仕，而朕未尝弃卿，奈何诬我？”因放还。

孟浩然当时所吟诗为《岁暮归南山》，诗云：“北阙休上书，南山归敝庐。不才明主弃，多病故人疏。白发催年老，青阳逼岁除。永怀愁不寐，松月夜窗虚。”诗人当时胸怀用世之志，希望能步入仕途，但是所诵诗作却充满怨怼不平、愤懑惆怅之情。既急于求仕又有“休上书”“归敝庐”的愤激之语，既怀归隐南山之念却又有“永怀愁不寐”的惆怅之情，欲入庙堂却含情不露，欲归南山而心有不甘，怨怼愤懑、纠结矛盾的情绪下创作吟咏此诗，无怪玄宗佛然不满。在玄宗面前应对失策使诗人失去了出仕的机会。求仕的失利使诗人对仕途心灰意冷，离京之时写了多首诗作送给友人，如“拂衣从此去，高步躐华嵩”（《京还留别新丰诸友》），“泪忆岷山堕，愁怀湘水深。谢公积愤懑，庄舄空谣吟。跃马非吾事，狎鸥真我心。寄言当路者，去矣北山岑”（《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》）。求仕失利，诗人未免牢骚满腹、愤懑不平。中年求仕是诗人生活和思想的转折点，由原来的隐居到热衷仕途再到隐居，如果说早年隐居尚有用世之心，踌躇满志，那么晚年的隐居则壮志消弭，“朱绂恩虽

重，沧洲趣每怀”（《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》）。孟浩然晚年只在荆州做过短暂的幕府，不久即离职。早年的隐居，诗人的情绪是淡然的、昂扬的，中年求仕的坎坷经历使诗人郁闷愤懑、灰心丧气，然而正是这种坎坷经历使诗人更加成熟深沉，心里时时有仕与隐的矛盾冲突，诗作慷慨壮逸，其晚年的隐居生活是更高层次的恬淡清雅，是身心俱隐。

### （三）“为多山水乐，频作泛舟行”——漫游各地

孟浩然的游历多集中于南方和长安洛阳一带。早年隐居襄阳鹿门山时，遍游襄阳附近风光，登岷山，怀羊祜，游襄阳，慕庞德公，登万山、望楚山，追慕真隐，夜宿佛寺，礼佛听法，时时表现出潇洒自适的隐者情怀。《岷潭作》就是其心绪的典型写照。

石潭傍隈隩，沙岸晓夤缘。试垂竹竿钓，果得查头鳊。

美人骋金错，纤手鲙红鲜。因谢陆内史，莼羹何足传。

这首诗写诗人在岷潭垂钓、鲙鱼之事。石潭位于水岸迂曲的幽僻之地，盛产查头鳊。“果”字表明事遂初愿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。写鲙鱼，美人、金错、纤手、红鲜，皆意在表现鳊鱼之美味。全诗由攀缘、垂钓，到鲙鱼，一气呵成，表达诗人兴味盎然、喜悦自得之情。早年的隐居生活恬淡自然。

至长安后，游历秦中和洛阳一带。后离开长安，从旧子午道顺直水来到古安阳城，登安阳古城楼，望南雍州，写下《登安阳城楼》。准备乘船，沿汉江返回襄阳。长安落第之后，诗人求仕之心未歇，至洛阳，滞留半年之久，仍与一些公卿有来往，如《洛中访袁拾遗不遇》。后奔波无果，灰心丧气，于次年秋，由洛阳至吴越，遂漫游吴越之地，穷极山水之胜。《自洛之越》抒写诗人当时复杂的心情。

遑遑三十载，书剑两无成。山水寻吴越，风尘厌洛京。

扁舟泛湖海，长揖谢公卿。且乐杯中酒，谁论世上名。

这首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（730），写自洛之越，抒发诗人愤懑慷慨之情。诗人读书三十载，而今却一无所成，不免愤激不平，故曰厌弃繁华复杂的洛阳尘



世，欲往吴越游赏散心，辞别公卿，远游江湖。全诗气象宏大，气概非凡。结尾用陶渊明诗意，化用张翰之语，表达诗人既愤慨又无奈的情绪。这首诗中诗人情绪起伏波折，由一事无成的自叹到欲寻吴越的无奈，再到辞别公卿的决绝、漫游江湖的慷慨，最后到“且乐杯中酒，谁论世上名”的潇洒不羁。情绪的起落跌宕，表现诗人内心复杂的情感和矛盾的心理。诗人南游吴越的原因一是厌弃求仕，欲寻山水以自娱。二是求仕无果，自感羞愧。“江海非堕游，田园失归计”（《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簿》），诗人泛游江海，并非闲游，也并非不想归乡，只是因为难于还乡。此处之难，并非路途遥远，而是诗人心理之难。正如诗人在《南南北阻雪》一诗中所言：“少年弄文墨，属意在章句。十上耻还家，徘徊守归路。”诗人少年学文，一朝落第，借苏秦说秦而归的典故，表达诗人愤懑羞愧之感。

诗人晚年回到家乡襄阳，后因生疽食鲜而卒。孟浩然的漫游生活中体现了隐居者情怀，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山水田园诗。

#### （四）“游不为利，期以放性，故常贫”——广泛交游

诗人的交游十分广泛，其友人依据身份主要有三类：第一类是僧道隐者，如道士参寥、天台太一子，僧人云表上人、湛上人，隐者滕逸人、卢征君、郑五悖等，或赞叹僧道的高尚修为，或感慨故人的移居、离世，或写与友人开怀畅饮、谈经说法，体现诗人的隐者情怀和世外之念。第二类是地方官员，如张明府、白明府、卢明府（明府，是唐时对县令的习惯称呼）等，此三人皆是地方长官。《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》中颜钱塘是指钱塘县令颜某，唐人习惯以地名称该地行政长官。第三类是朝中仕宦，如张九龄、王昌龄、王维、韩朝宗等人。孟浩然曾多次向身为宰相的张九龄自荐或推荐他人，如《临洞庭湖》《送丁大风进士赴举呈张九龄》，后张九龄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孟浩然征为幕府，不久离职。孟浩然与其他人亦有唱和和交往，如《送王昌龄之岭南》《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王大校书》《留别王维》等。开元二十八年（740），诗人王昌龄来襄阳拜访孟浩然，时孟浩然已五十二岁，二人相聚甚欢，孟浩然

不顾食用海鲜的忌讳，对王昌龄盛情款待，可见二人的友谊之深厚。在众多友人中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子容。张子容与孟浩然为通家之好，早年曾同隐鹿门山，多有交往和唱和。关于张子容，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皆无传，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记载张子容是襄阳人，青年时与孟浩然“同隐鹿门山，为生死交，诗篇倡答颇多”。孟浩然《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》：“白鹤青岩畔，幽人有隐居。阶庭空水石，林壑罢樵渔。岁月青松老，风霜苦竹疏。睹兹怀旧业，携策返吾庐。”当是张子容出仕后诗人所作。白鹤岩即白鹤山，在襄阳南约十里，是二人同隐鹿门山的证据。开元元年（713），张子容赴京应试，孟浩然写诗《送张子容赴举》相赠：

夕曛山照灭，送客出柴门。惆怅野中别，殷勤醉后言。

茂林余偃息，乔木尔飞翻。无使谷风消，须令友道存。

日暮时分送友赴京，“出柴门”一方面点明二人的隐居生活状况，另一方面祝愿朋友能够一举得中，改换门庭。诗人属意山林，祝愿朋友仕途得意，诗人临别特意叮嘱张子容“无使谷风消，须令友道存”，希望友情不会因为地位的变化而断绝。通过诗人的殷切嘱托表达依依惜别之情和对二人友谊的珍视。张子容考取进士后，初派到江苏武进任县尉，数年之后，因事贬谪至荒远的乐城。约开元十三年（725），孟浩然前去拜访，张子容赶到上浦馆去迎接，孟浩然写《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》。当年的除夕，孟浩然就在张子容的官邸度过，而写《除夜乐城逢张少府》《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》。年初，诗人病卧乐城，又写《初年乐城馆中卧疾怀归》。待诗人病愈后，辞别张子容回归故园，写有《永嘉别张子容》：

旧国余归楚，新年子北征。挂帆愁海路，分手恋朋情。

日夜故园意，汀洲春草生。何时一杯酒，重与李膺倾。

诗中一“愁”一“恋”，“愁”的是海路漫长，“恋”的是朋友情深。但是对家乡的日夜悬想和时光荏苒、在外日久的惆怅之情使诗人不得不辞别友人，返回故乡。最后表达对再次相会的期望，抒发惜别之情。另有《晚春卧疾寄张

八子容》《岷山亭寄晋陵张少府》皆是寄与张子容的诗作。二人的友谊持续始终，并没有因为身份地位的改变而受到影响。

王士源评价孟浩然交游：“游不为利，期以放性，故常贫。”如此评价可能过于绝对，但是诗人并未因结交朋友而使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有所改善，这却是真的，故王士源评价诗人交游并非为利为财，而是遵循自己的天性，以真性情交友，所以常居贫贱，体现其浪漫任性的性格特点。

## 二

孟浩然的诗作在形式上有五古、七古、五律、七律、五绝、七绝，尤工五言诗。在内容上，或抒发山水游历之乐，或感慨行旅之苦，或表现田园情趣，或叙写交游。孟浩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逸和游历中度过，因此，山水田园诗作数量较多，或和谐平静，或激荡壮逸，或深情款款。

### （一）和谐恬淡之作，表达欢快和慕隐的情绪

孟浩然的山水诗，或壮丽，或秀雅，体现诗人平和欢悦的情绪。如《登望楚山最高顶》：

山水观形胜，襄阳美会稽。最高惟望楚，曾未一攀跻。

石壁疑削成，众山比全低。晴明试登陟，目极无端倪。

云梦掌中小，武陵花处迷。暝还归骑下，萝月在深溪。

开元二十年（732），孟浩然游越回襄阳，不久，他登览了襄阳城南的望楚山，这首诗主要写登山所见。全诗从不同角度写望楚山的高峻壮观，意境壮阔雄丽。至下山途中，意境则恬淡静谧，似一首雄壮之曲，最后于柔和平静的旋律中结束。既壮阔雄丽，又恬淡静谧，集中体现了诗人壮逸潇洒的性格和宁静隐逸的情怀。

又如《早发渔浦潭》：

东旭早光芒，渚禽已惊聒。卧闻渔浦口，桡声暗相拔。

日出气象分，始知江路阔。美人常晏起，照影弄流沫。

饮水畏惊猿，祭鱼时见獭。舟行自无闷，况值晴景豁。

这是一首舟行之作。晨光将小洲上的禽鸟唤醒。诗人尚未晨起，就已经听到船桨划水之声。日出之后，天气晴朗，江路宽阔，可以行舟。江边以水洗面的美女，给渔浦潭增添了美感。“饮水畏惊猿，祭鱼时见獭”写江边生物，富有生活气息。舟行水上，诗人欣赏江边美景，又加天气晴朗，视野开阔，自然畅快。这首诗依据时间的推移，由静而动，由声而形，由光线朦胧到光亮开阔，展现出清晨江边日出的壮美景色，表现出诗人潇洒自得的心境。

孟浩然的田园诗更是恬淡幽雅，富有生活情趣。如著名的《过故人庄》，这首诗当作于诗人隐居襄阳之时，诗歌记叙了乡村访友的情景，描写田园优美的风景，赞美故人的热情款待，表达诗人欢快的情绪。诗人应邀赴约，老朋友备办饭菜，热情款待，平平叙述，如家常语。描写村庄风光，绿树环绕，城外青山，突出村庄生机勃勃而又幽雅宁静的特点。诗人与友人把酒对饮，闲谈农事，十分惬意。最后写相约再来，关合全诗，流露出诗人内心的率真、对村庄生活的喜爱和与友人之间的深厚朴实的情谊。全诗以浅显的语言描写了质朴的故人、醇厚的友情、清新的村景和高洁的雅趣，其质朴的风格与描写的对象和谐统一，具有浑然天成的艺术美，富有诗情画意和高雅情趣。

又如《夏日南亭怀辛大》：“山光忽西落，池月渐东上。散发乘夜凉，开轩卧闲敞。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。”写夏日纳凉的情景，夏日傍晚日落月升，一“忽”字写暑热渐退，凉意渐生，表现诗人舒适轻松之感，纳凉之时，荷花飘香，竹露清响，一嗅觉一听觉，表现诗人悠然自在的心情，体现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。

在田园生活和山水游历过程中，诗人往往会大兴归隐之情，表达慕隐的情绪。如《彭蠡湖中望庐山》写庐山之景“中流见匡阜，势压九江雄。黯黯凝黛色，崢嶸当曙空。香炉初上日，瀑水喷成虹”，表达对隐者的景仰和栖隐庐山的愿望。又如《夜归鹿门歌》：

山寺钟鸣昼已昏，渔梁渡头争渡喧。

人随沙岸向江村，余亦乘舟归鹿门。

鹿门月照开烟树，忽到庞公栖隐处。

岩扉松径长寂寥，惟有幽人自来去。

这首诗写诗人夜归鹿门山时的所见所闻，抒发诗人隐居田园的乐趣。诗中先描写黄昏景象，以动为主，先写声音，山寺钟声鸣响，渡头人声喧哗。后写行动，随着人归乡村，渡头的喧闹归于平静。后描摹鹿门山夜晚景象，以静为主。月下村庄，岩扉松径，寂静的深山中，少有世俗之人来往，只有追慕庞德公的隐士前来寻访。黄昏的喧闹与夜晚的幽静，一动一静，实是世俗世界与隐者世界的对比，表现诗人对隐居生活的倾心和向往，但诗人并非厌烦世俗生活。“渔梁渡头争渡喧”描写真实的生活场景，富有生活情趣。一俗一雅，俗之可亲，雅之可慕，二者结合，使诗歌别有一番意趣。世俗世界和隐者世界既是对比，又是和谐统一的，实际上反映了诗人内心世俗之情与隐居情怀的统一，体现出一种和谐恬淡之美。对于世俗功名与隐居之乐，诗人也曾犹豫彷徨，不知所措，但最终终归于统一和谐，能够以平静的心态接受现实。如《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》：

尝读高士传，最嘉陶征君。日耽田园趣，自谓羲皇人。

余复何为者，栖栖徒问津。中年废丘壑，上国旅风尘。

忠欲事明主，孝思侍老亲。归来冒炎暑，耕稼不及春。

扇枕北窗下，采芝南涧滨。因声谢朝列，吾慕颍阳真。

这首诗当为落第归乡后所作，寄京城旧友以抒怀述志。诗中写诗人本仰慕陶渊明，长期隐居田园，自得其乐，不知何故，风尘仆仆上京应试，竟至不得在家尽孝，同时又耽误农时。而今，诗人得以隐居深山，事亲膝下，从此辞别朝列，像巢父和许由那样不问世事，长隐田园。表明诗人追慕高士，长隐山林的决心。这是一首寄给京城朋友的书信，平静的诉说中，表露出诗人内心复杂的情绪，有不平，有无奈，有追悔，还有洒脱，但诗人最终决意远离仕途，安心

田园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正如诗人所言“身世两相弃”（《寻香山湛上人》），意谓身弃世而不仕，世弃身而不任。

## （二）激荡慷慨之作，多表达落第、思乡之情，充满身世之叹

在山水游历和隐逸生活中，诗人有时也会表露出激荡壮逸、慷慨不平的情绪。“魏阙心恒在，金门诏不忘”（《自浔阳泛舟经明海作》），“冲天羨鸿鹄，争食羞鸡鹜。望断金马门，劳歌采樵路。乡曲无知己，朝端乏亲故。谁能为扬雄，一荐甘泉赋”（《田家作》），表达对仕途的向往之情，但求仕之途并非顺利，科举落第，面君被斥，干谒无功，求仕无果，诗人心情十分矛盾郁闷。如《秦中感秋寄上人》：

一丘常欲卧，三径苦无资。北土非吾愿，东林怀我师。

黄金燃桂尽，壮志逐年衰。日夕凉风至，闻蝉但益悲。

这首诗当作于诗人长安落第之后，反映了失意、悲凉、归隐的情绪。诗人本欲长隐山林，怎奈家贫无资，不得安居，故出外求仕，不料落第而归，感觉走投无路，欲隐而无资，欲仕而无路，这种矛盾心理让诗人进退两难，苦闷惆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贫困的状况更加突出，而求仕的愿望愈加衰减。面对日益加剧的潦倒境况，诗人愁肠百转，又加秋蝉鸣叫，更感到孤寂凄凉。对于求仕，诗人既爱且恨，欲求仕却无门，欲放弃却不舍，对于归隐，诗人亦是两难，欲归隐却不甘，欲出仕却无路，仕隐两难，十分矛盾。诗人并非没有用世之心，只是迫于现实，不得不归隐。如《与诸子登岷山》：

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。

水落鱼梁浅，天寒梦泽深。羊公碑尚在，读罢泪沾襟。

这是一首怀古伤今诗。诗人与诸友登临岷山，凭吊羊祜，想到自己求仕而无遇，感慨万千。诗人及诸友继古人而至，寻访遗留的胜迹。漫长的时间和广漠的空间中，人如星火一瞬，沧海一粟，短暂而渺小，所怀古人如此，而今“复登临”的今人亦如此。诗中借用羊祜“堕泪碑”的典实。羊祜生前政绩卓著，死后，其部署及襄阳百姓于岷山建碑立庙，岁时飨祭，望其碑者，莫不流涕，

故曰“堕泪碑”。诗中的“泪沾襟”不仅是感慨古人羊祜，更是悲叹诗人自己。全诗气象宏大，情感慷慨深沉。同时《晓入南山》诗“贾生曾吊屈，余亦痛斯文”联想到曾经被流放此地的贾生、屈原，表现诗人对二人才学的景仰和对其坎坷命运的同情，同时也是诗人对自我身世和命运的感叹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诗人用世之心未歇，用世之心和不得不归隐的现实正是诗人痛苦之所在。

除了感慨落第，哀叹身世，在行旅途中，诗人往往抒发思乡之情，如《他乡七夕》：“他乡逢七夕，旅馆亦羁愁。不见穿针妇，空怀故国楼。”《南阳北阻雪》：“我行滞宛许，日夕望京豫。旷野莽茫茫，乡山在何处。”《途中遇晴》：“今宵有明月，乡思远凄凄。”《初年乐城馆中卧疾怀归》：“异县天隅僻，孤帆海畔过。往来乡信断，留滞客情多。”《入峡寄弟》：“我来凡几宿，无夕不闻猿。浦上摇归恋，舟中失梦魂。泪沾明月峡，心断鹤鹑原。离阔星难聚，秋深露已繁。因君下南楚，书此寄乡园。”《途中九日怀襄阳》：“去国已如昨，倏然经杪秋。岷山不可见，风景令人愁。”而诗人的思乡之情多与求仕无路、身世之感密切相关。如《落日望乡》：

客行愁落日，乡思重相催。况在他山外，天寒夕鸟来。

雪深迷郢路，云暗失阳台。可叹凄惶子，劳歌谁为媒。

诗人的乡愁层层缠绕，行旅之愁、日暮之愁、饥寒之愁、无归之愁、积雪之愁、天象之愁、孤寂悲恐之愁，全诗围绕“愁”字展开，多重愁绪集于诗人一身。“可叹凄惶子，劳歌谁为媒”是点睛之笔，诗人情绪的低落主要是因为无知音相赏、无媒介可通，感觉孤立无援、彷徨无助。又如《早寒江上有怀》：“乡泪客中尽，归帆天际看。迷津欲有问，平海夕漫漫。”“尽”字，将诗人行旅之苦、思乡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“看”字，以动作写心理，表达诗人思归之情。“迷津”句，借用孔子问津于长沮、桀溺讨论仕隐的典故，反映诗人心理的仕隐矛盾，既是指归乡之路的迷失，也是指人生道路的迷茫。思乡怀归之作寄予了诗人身世之感。

### （三）寄友诗，送别诗，表现深情厚谊

如《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》：“念我平生好，江乡远从政。云山阻梦思，衾枕劳歌咏。歌咏复何为，同心恨别离。世途皆自媚，流俗寡相知。贾谊才空逸，安仁鬓欲丝。遥情每东注，奔晷复西驰。”时张子容被贬乐城尉，“江乡”即指乐城，想到好友贬谪到如此荒远的地方为官，诗人不免牵挂。又想到世俗如此，友人难以有知心之友，空有贾谊之才，徒作潘鬓之叹。故遥情东注，惆怅满怀，表达诗人对友人张子容的真挚情感。另有《送莫氏甥兼诸昆弟从韩司马入西军》：

念尔习诗礼，未尝离户庭。平生早偏露，万里更飘零。

坐弃三冬业，行观八阵形。饰装辞故里，谋策赴边庭。

壮志吞鸿鹄，遥心伴鹤鹑。所从文与武，不战自应宁。

这是一首送别诗。诗的前半部分写外甥的身世，表达诗人对他初离家乡的怜惜之情和牵挂之意。后半部分写赴边的雄壮威武和昂扬斗志，表达诗人对外甥的赞许和鼓励。全诗以平实朴素的语言，表达长辈对晚辈的关切、怜惜和激励，情感亲切自然，真挚感人。又如《送洗然弟进士举》：

献策金门去，承欢彩服违。以吾一日长，念尔聚星稀。

昏定须温席，寒多未授衣。桂枝如已擢，早逐雁南飞。

这是一首送弟应举的诗作，充满亲情。“献策金门去”本是可喜可贺之事，但是忽一转折，“承欢彩服违”，远赴应举，不能承欢膝下，因此，诗人未觉可喜，反觉遗憾。赴京应举，不仅不能侍奉父母，而且兄弟之间也相聚日稀，流露出深深的惜别之情。虽是一首送人应举的诗作，但并未像其他诗作一样表达对应举之人的祝愿和激励，而是以家中父母需要奉养为由提醒弟弟早日回乡，诗人想到的不是功成名就，不是飞黄腾达，也不是光宗耀祖，而是难以割舍的亲情。全诗语言平易，情感真挚，是一首亲情洋溢的诗作。

孟浩然诗作具有清新淡雅的风格。如《春晓》诗：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”这首诗写隐居事，诗人抓住在春天的早晨



刚刚醒来的那一瞬间，通过听觉描写和联想，生动地表达了诗人对春天的热爱和怜惜之情。从听觉的描写，可以想象到窗外百鸟齐鸣的热闹情景。“夜来风雨声”同样也是从听觉的角度进行描写，由风雨之声到“花落知多少”的联想，可以想象到百花齐放、春光烂漫的场景。语言明白晓畅、音调朗朗上口，韵味无穷，恬淡清雅，富有生活情趣，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。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”（《宿建德江》），“天边树若荠，江畔洲如月”（《秋登万山寄张五》），“风鸣两岸叶，月照一孤舟”（《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》）多采用白描手法，不事雕琢。闻一多先生评价孟浩然诗“淡到看不到诗”，沈德潜亦云“语淡而味终不薄”。

孟浩然诗作具有慷慨壮逸的风格。如写洞庭湖“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”（《临洞庭湖》），写钱塘潮“惊涛来似雪，一坐凛生寒”（《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》），壮阔之中透出潇洒之风，又如《岁暮海上作》：

仲尼既已没，余亦浮于海。昏见斗柄回，方知岁星改。

虚舟任所适，垂钓非有待。为问乘槎人，沧洲复何在。

这是一首行旅诗。先写海，后写天，勾勒出天地壮阔空旷之境，而在此空旷的天地之中，诗人泛舟闲游，垂钓自乐，塑造了一个悠游自在、置身于世外的隐者形象。然而，诗人内心并非平静如水，不染尘俗。因于仕途不得志，故放浪形骸，泛舟自乐。诗中除表现诗人游于江湖的潇洒壮逸的气概，又隐含着些许坎坷激荡之气。故宋代刘辰翁评此诗曰：“奇壮淡荡少许自足。”

孟浩然的部分诗歌不乏诙谐幽默的风格。如《戏赠主人》：

客醉眠未起，主人呼解醒。

已言鸡黍熟，复道瓮头清。

这是一首戏谑诗。客人醉眠，忽听主人呼喊解酒。刚说过饭菜已熟，可以吃，又说刚酿制的酒很清澈，可以喝了。“已言”“复道”，看似主人言语前后颠倒，相互矛盾，恰恰体现了主人热情好客、朴实厚道的性格特点。诗人亦被主人的言语和热情影响，哭笑不得又心怀感激。又如《岘山亭寄晋陵张少府》：